



母亲的背篓

■ 唐万清（四川）

母亲节那天，我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又见到了母亲的背篓。

母亲的背篓是父亲年轻时用竹篾编织的。母亲用它背了五十多年，把我们五姊妹从小背到大，又背下一代，甚至还背了曾孙辈。历尽岁月沧桑，虽陈旧得很，却尚算完好无损，也算得上是种奇迹。

20 世纪 60 年代，川东老家一带盛产竹子。时兴用竹篾条编织各类竹器。专用于春夏秋三季背小孩的背篓，便是这众多竹器中的一种。父亲的篾活是出了名的好，不论是竹蒸笼、竹篱夹背、竹罗篾、竹篾篾、竹筛子、竹斗姜、竹簸箕，还是这专用于农村妇女背小孩用的竹背篓，在周围几十里地儿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手艺。造型各异且好看，又经久耐用。

父亲给母亲编织的竹背篓就更不在其说了，专用了上好的楠竹篾条混合青竹篾条，精心编织而成。口沿还间入了黄荆条，底部也盘了楠竹块和黄荆条。篓身用上好的硬度和柔韧度均极好的竹篾条箍身，有很强的站力。整个造型酷似菜缸。腰身用楠竹或木条横着，固定好，供小孩坐。还有一个背篓造型有些像少数民族用以背小孩背篓的形状，呈方形，仿佛两个方形竹筐错位重叠的模样。下小上大，还有靠背。这种背篓，小孩坐着柔软些。母亲用这两种造型不同，均用清油漆刷过的竹背篓轮流背着我们几姊妹上地干活，或走亲戚串人户，或上街赶场办事儿。一背就是几代人，一背就是几十年。这竹背篓盛满了母亲对子女，对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的浓浓亲情。

常常记得母亲背着弟弟妹妹们随同父亲下地干活。到了地方，先喂饱了奶，就将竹背篓凳在桐子树下遮荫处，嘱咐我和姐姐好好看顾。然后，

举着锄头用力地挖起板地来。太阳慢慢升起，渐渐热起来。我守着竹背篓中睡觉的弟弟，渐渐地也恹恹欲睡起来。有一次，还因为姐姐和我守妹妹打瞌睡，妹妹不小心，从背篓里翻到竹篓边沿，差点掉到坡地。汗流满面的母亲擦汗时瞥见，立即扔了锄头，抢到背篓前，一把抱住妹妹，眼泪都吓出来了。为这事儿，姐姐和我均受了一顿气，说我们照人不专心。但母亲没舍得打我们。只是告诫我们做事要专心，别粗心大意的。若妹妹翻出来栽到地上，滚下坡去，那得了哇。现在回忆起来，还心有余悸。

还常常记得母亲用这竹背篓背着弟弟妹妹上石永街上赶场，同父亲一起缴公粮，一起卖土烟的情景。稍大点的我常常和母亲轮流着背。父亲则担着公粮，姐姐则背着土烟。往往一路上要歇许多次。趁汗水湿透了衣服的父亲歇气的当儿，母亲放下背篓，在琵琶岩路边石头上坐着背过行人，喂弟弟吃玉米糊。有时，带根甘蔗，大人咬掉格巴，咬嚼出汁水，用盒子盖盛了喂弟弟。弟弟则用红红的小嘴吮吸着蔗水，甜甜地笑着，再累的母亲也笑了。我和姐姐也往往能得到一节甘蔗解口渴。实在不行就会在琵琶岩黄葛树下卖凉水的人家处买来 2 分钱一杯的凉水，凉水放了糖精的，喝起又凉又甜。到了街上，随父亲缴了公粮，又去卖土烟。这时，才将背篓凳在街沿，由母亲守着看父亲与买烟者讨价还价。我和姐姐则在附近逛街，看稀奇。姐姐常用卖桐子和麻芋的零钱买点红头绳、钢夹子。我则买点小人书。卖完了烟，父亲往往要买几个馒头，分给我们吃。于是，又轮流用竹背篓背着弟弟妹妹回家去。

后来，几姊妹都大了，再也用不着竹背篓了。我以为被磨得玉麻玉股

的竹篓，早已被母亲扔了。没承想，三十年前，我和妻背着孩子回老家，母亲又从楼上仓库里拾出已非常陈旧的竹背篓来，用水洗净，晒干了，又装进我的孩子，背着弄起饭来。边切着菜板上的肉，边笑着用手喂肩背上的我的孩子，她的大孙女。这时，我发现昔日年轻漂亮的母亲很有些显老了，头发也花白了，脸上也起皱纹了，如同这竹背篓一样，很有些沧桑了。再后来，母亲六十多岁了，还用这父亲织的竹背篓背大了姐姐们的妹妹们的弟弟们的孩子。这一代背大了，这竹背篓也修过几回了，也业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。我们终于舒了一口气，以为母亲终于可以休息了，再也不用这竹背篓背负小孩子了。没想到，前面回去，年迈的老母亲又叫父亲拿出来，增换篾条，准备着曾孙辈回家过年过节时，背曾孙辈用。满脸皱纹，牙齿已掉完了的老母亲笑着对我说：“万儿啦，这竹背篓背娃好，透气，牢实。还能解放大人的双手干点活儿，可好了。妈这一辈子，肩没离开过这竹背篓。可妈高兴，背了几代人，几代人也都有出息。妈知足了。”

今天母亲节，又在老家见到了被老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的竹背篓。母亲再次对我说：“万儿啦，妈老了，舍不得这老房子，舍不得这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土地，舍不得这一起生活了一辈子的邻居，更舍不得这背了你们几辈人的竹背篓呀。妈想你们了，就叫你爸拿出来看，拿出来背。一背到肩上，就想起背着你们几姊妹挖地赶场，一家欢乐的日子。”

听着母亲的话，看着母亲背上的竹背篓，感受着母亲对子女的深深的关爱和渴盼之情，我的眼睛再次泪湿了。

寒刃抵颈，冰凉的触感让他浑身一颤。漂母施粥的慈爱、胯下受辱的隐忍，如走马灯般在眼前闪过，最终化作一声悠长的喟叹，消散在阴冷的空气中。三百年后，淮阴城的茶馆依旧热闹。茶客们围坐一处，谈及韩信，无不叹息：兔死狗烹，昔日霸业终成荒丘，黄土一抔，繁华尽散。

这时，打渔后生挑着鱼篓进来，听闻众人议论，咧嘴笑道：“若韩将军裂土称王，楚汉齐三足鼎立，三方为逐鹿问鼎，定会穷兵黩武、连年征伐。届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，田园荒芜，天下永无宁日矣！”言罢，他挑起鱼篓，哼着小曲离去，只留下茶客们面面相觑，若有所思。

窗外，淮河静静流淌，波光潋滟，似在为这千年往事低吟浅唱。

韩信的裂土抉择

■ 赵浩平（甘肃）

极目远眺，项羽营中火光微弱，如将熄的残萤，在寒风中摇曳不定；刘邦营垒处炊烟袅袅，似缥缈云缕，却难掩其中困顿。他下意识摩挲着怀中刘邦所赐的玉珥，温润触感下，却觉心口似被重石所压，隐隐作痛。

骤然，急报传来，黄河决堤，三十里营盘瞬间化作汪洋。韩信大惊，手中玉珥“啪”地坠地，碎成两半，一半镌着“忠”字，一半刻着“义”字，似命运无情的宣判。

后来，未央宫中，烛火摇曳，刘邦醉眼朦胧，举杯提及裂土旧事，言语间似有试探之意。韩信神色肃穆，缓缓解下腰间佩剑，置于案上，声若洪钟：“陛下，臣之忠义，天地可鉴，裂土之念，从未有过！”

然，帝王心术难测。不久，韩信被囚于钟室，铁窗冰冷，锁尽一世荣光。

淮阴城的石板路，青苔斑驳，深浅浅浅的纹路里，依稀印着韩信当年踏过的痕迹。这日，茶馆内的说书人将醒木一拍，绘声绘色地讲起韩信的故事，忽而茶客们就“韩信是否该裂土分疆”吵嚷起来，面红耳赤，唾沫横飞。

彼时，天下局势危如累卵。项羽残部蜷缩在九里山，刘邦困守成皋，双方粮草耗尽，士气低靡。蒯彻身着葛袍，长袖一挥，手指舆图，声嘶力竭劝韩信裂土称王，言此乃天赐良机，稍纵即逝。

韩信却陷入沉思，漂母施粥时那布满老茧的双手，热粥入喉的温暖；石桥之上，胯下受辱时众人哄笑，如芒在背的屈辱，一一在脑海闪现。裂土称王？他从未有过这般念头。

夜幕低垂，韩信独自登上城楼。

没有保质期的爱

■ 鹭争渡（安徽）

冰箱碗里盛满的五花肉
是你总说吃不完的剩菜，
衣柜里的旧衣服打着补丁
袖口磨得发亮，像极了你
总舍不得换的老花镜

收拾房间翻到褪色旧日历
某个日期画着歪歪扭扭的爱心
天气预报栏密密麻麻写满：
降温，带伞，穿秋裤

原来爱没有保质期
藏在每个被你呵护的角落
在你转身离开后，才突然汹涌成海

夏季的书页

■ 潘嘉惠（广东）

两指衔起暮春的书签
轻放在夏季的书页
被阳光晒透的纸张
炙烤着青春的字句
未熄灭的火种
在字句间卷曲又舒张

五月的风越过围墙
掠过青春的花海
窗台的尘埃在风中苏醒
那被折角的宣言
在寂静的心灵里发出呐喊

救赎青春的墨迹蔓延成河
从五月四日的街角
流进激荡的笔尖
勾勒出初升的太阳

麦浪随时代的齿轮涌动
青春在夏季的扉页镌刻
华夏的土地传阅着那
最炽热的章节

崖缝中的生命

■ 波吒（重庆）

绝壁、绝境、绝望
崖缝中，你怯怯地
钻出襁褓

春渐远、夏渐远、秋渐远
孩童的嬉闹声渐远
谈情说爱的声影渐远

乌云、狂风；园林、母体
姊妹兄弟、街坊邻居
倚着崖缝，模糊了双眼

寸土、寸金、寸光阴
阳光与阴霾，伴随着你左右
远方——太远

想到艰辛，想到绝境
看着眼前，笑得灿烂的你
所有抱怨，都变得微不足道

忆秦娥·读唐宋法律（外二首）

■ 袁加文（湖南）

登闻鼓，永徽岁定罪十条。
罪十条，议请减赎，除名不教。
宋时刑统补编敕，官吏考课女和离。
女和离，不明死去，洗冤录集。

忆秦娥·读秦汉法律

天始肃，威严罚正不可怒。
不可怒，法读悔恨，现今勘误。
此番莫把历史顾，秦律汉章登前路。
登前路，仰天长啸，令立爰书。

忆秦娥·读魏晋法律

九章律，汉末纷争出新篇。
出新篇，当时文书，晋泰始年。
凡间说尽兰亭帖，岂知五刑张杜解。
人闲说，死流徒鞭，杖建法全。